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十四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雜蘊第一中智納息第二之六

藍字部分：《發智論卷一》釋論範圍

(2)

諸過去，彼一切盡耶？

答：應作四句。

「過去」有二種，如前說；「盡」亦有二種，如過去說。此中俱依二種作論。「過去」與「盡」，互有廣狹，故作四句。

①有過去，非盡→謂如具壽鄒陀夷言。一切結過去。乃至廣說。

過去者→是第二過去。非盡者→非初盡。佛身-現在，已斷盡故。

②有盡，非過去→謂如佛言：此聖弟子已盡地獄、已盡傍生、已盡餓鬼、已盡所有險惡趣坑。

問：此中已盡-地獄者，顯聖弟子已盡-地獄；已盡-傍生者，顯此已盡-傍生；已盡-餓鬼者，顯此已盡-餓鬼；已盡所有險惡趣坑者，顯此，更何所盡耶？

答：即顯上三，然！前廣、後略，前別、後總，前漸、後頓，前分別、後不分別。

有說：已盡-地獄、傍生、餓鬼者，顯此已盡-三惡趣自性；已盡所有險惡趣坑者，顯此已盡-彼中有。

有說：已盡-地獄等者，顯已盡-地獄等；已盡-所有險惡趣坑者，顯已盡-人中扇搢、半擇迦、無形、二形，彼是人中險惡趣坑故。

有說：前顯已盡-地獄、傍生、餓鬼，後顯已盡-住不律儀，彼當墮險惡趣坑故。

有說：前顯已盡-地獄、傍生、餓鬼，後顯已盡-造五無間業，彼無間生，墮地獄故。

有說：前顯已盡-地獄、傍生、餓鬼，後顯已盡-斷善根者，以斷善者如險惡趣坑故，若不續善根，死必墮地獄故。

有說：前顯已盡-地獄等果，後顯已盡-地獄等因。如《契經》說：「汝等苾芻，若見行身、語、意惡行者，應知已見地獄或餘惡趣。」

有說：前顯已盡-地獄、傍生、餓鬼，後復言：

已盡所有險者→重顯已盡-地獄，以地獄中無善果故。

惡趣者→重顯已盡-餓鬼，彼常貧窮乏資緣故。

坑者重→顯已盡-傍生，身、心墮彼，難可出故，有成劫時生，彼壞劫時方命終故。

有說：前顯已盡-地獄、傍生、餓鬼，後復言已盡-所有險惡趣坑者，皆重顯已盡-三惡趣果。謂：三惡趣皆是極險，眾惡所趣，所墮坑故。

問：今地獄中，猶有種種鑊湯、爐炭及獄卒等無量苦具，如何言「盡」耶？

答：不往、不生，故說為「盡」。謂：聖弟子不復往彼處、不復生彼蘊、界、處故，此已得彼，非擇滅故。

問：亦有異生得地獄等非擇滅者，何故但說聖弟子耶？

答：諸聖弟子皆已盡故，異生品中有未盡者，是故不說。

問：諸聖弟子亦盡人、天，何故但言「盡地獄」等？

答：此中但說，一切盡者。諸聖弟子於人、天趣，有未盡者，故不說之是謂盡。非過去盡者→是第二盡；非過去者→非初過去。

③有過去，亦盡。謂：所有行，已起、等起，乃至廣說。

此皆顯示過去諸行。過去者→是世過去，盡亦爾。

④有非過去，亦非盡。謂：除前相。

此中…

相聲義，如前釋，廣說乃至…此復云何？

謂：除一切過去世法，現在佛身、未來聖弟子、地獄等蘊、界、處，取餘現在一切、未來及無為法，作第四句。

(3)

復次，若依「結斷」說者。

此中依言，顯所憑義，前四句中，依「世盡」及「不生盡」說「盡」言。今四句中，依「斷煩惱」得「擇滅盡」，建立「盡」名。

①有結，過去，非盡。謂：結過去，未斷、未遍知、未滅、未變吐。

未斷者→未立斷遍知。未遍知者→未立智遍知。

未滅者→未得擇滅。未變吐者→未棄彼得。

有說：未斷者→未以無間道斷。未遍知者→未以解脫道遍知。

未滅者→未證彼離繫得。未變吐者→未捨彼繫得。

有說：此四句，皆顯未棄捨義。

此復云何？

謂：

諸異生，若具縛者：過去-三界見、修所斷結。

已離欲染，未離初靜慮染者：過去-八地見、修所斷結

乃至已離無所有處染者：過去-一地見、修所斷結。

若聖者具縛，入正性離生位：

苦法智忍時，過去-三界見、修所斷結。

苦法智已生，苦類智未生，過去-色、無色界-見苦所斷…乃至三界-見集、滅、道、修所斷結。

乃至道法智已生，道類智未生，過去-色、無色界-見道所斷，及三界修所斷結。

預流者：過去三界-修所斷結。

一來者：過去欲界-修所斷三品，及色、無色界-修所斷結。

不還者：

若未離初靜慮染：過去-八地-修所斷結。

乃至若已離無所有處染：過去-一地-修所斷結。

是謂「結-過去，非盡。」

②有結盡，非過去→謂結，未來已斷、已遍知、已滅、已變吐。

已斷者→已立斷遍知。已遍知者→已立智遍知。已滅者→已得擇滅。已變吐者→已棄彼得。

有說：已斷者已，以無間道-斷。已遍知者已，以解脫道-遍知。已滅者已，證彼離繫得。已變吐者已捨彼繫得。

有說：此四句皆顯已棄捨義。此復云何？

謂：阿羅漢：未來三界見、修所斷結。

若不還者：已離無所有處染，未來三界見所斷，及八地修所斷結…乃至未離初靜慮染者，未來三界見所斷，及一地修所斷結。

若一來者：未來三界見所斷，及欲界六品修所斷結。

若預流者：未來三界見所斷結。

若隨信、隨法行：道法智已生，道類智未生。未來三界見苦、集、滅所斷。及欲界見道所斷結…乃至苦法智已生，苦類智未生。未來欲界見苦所斷結。

若諸異生：已離無所有處染，未來八地見、修所斷結…乃至已離欲染，未離初靜慮染，未來一地見、修所斷結。

是謂「結-盡，非過去」。

③有結過去，亦盡。謂：結過去已斷、已遍知、已滅、已變吐。

已斷等言，如前廣說。此復云何？

謂：阿羅漢：過去三界見、修所斷結，廣說乃至。

若異生：已離欲染，未離初靜慮染，過去一地見、修所斷結。

是謂「結-過去，亦盡」。

④有結非過去，亦非盡。謂：結未來未斷、未遍知、未滅、未變吐，及結現在。

未斷等言，如前廣說。此復云何？

謂：諸異生～

若具縛者：未來三界見、修所斷結，廣說乃至。

若不還者：已離無所有處染，未來一地修所斷結，及一切現在結。

是謂「結-非過去，亦非盡」。

(4)

諸過去，彼一切滅耶？

答：應作四句。

「過去」有二種，如前說。

「滅」亦有二種：一、世滅。二、隱沒滅。

此中俱依二種作論，「過去」與「滅」，互有廣、狹，故作四句。

①有過去，非滅。謂：如具壽鄔陀夷言：一切結過去…，乃至廣說。

過去者→是第二過去；非滅者→非二種滅。佛身現在，非隱沒故。

②有滅，非過去。謂：依世俗小街、小舍、小器、小眼。言是滅街…乃至滅眼。

謂：東方人見小街等，說言～此滅，即依此義，可作是言：「頗有眼滅，能見色耶？」答：「有。」

謂：現在世-同分小眼，是謂「滅」。

非過去滅者→是第二滅；非過去者→非初過去。

③有過去，亦滅。謂：所有行，已起、等起，乃至廣說。

此皆顯示過去諸行。過去者→是世-過去，滅亦爾！

④有非過去，亦非滅。謂：除前相。

此中「相」聲，亦如前說，廣說乃至。

此復云何？

謂：除一切過去世法、現在佛身及小街等，取餘現在一切、未來及無為法，作第四句。

(5)

復次，若依結斷說者～

此中「依」言，義如前說。

前四句中，依「世滅」及「隱沒滅」說滅言。

今四句中，依斷煩惱得擇滅，滅建立滅名。

有結過去，非滅。謂：結過去-未斷、未遍知、未滅、未變吐，廣說乃至…有結非過去，亦非滅。謂：結未來-未斷、未遍知、未滅、未變吐及結現在。此中一切，義如前說。

(①有結過去，非滅。謂：結過去-未斷、未遍知、未滅、未變吐。

②有結滅，非過去。謂：結未來-已斷、已遍知、已滅、已變吐。

③有結過去，亦滅。謂：結過去-已斷、已遍知、已滅、已變吐。

④有結非過去，亦非滅。謂：結未來-未斷、未遍知、未滅、未變吐。及結現在。)

如是所說「五-四句」中～

前三-四句，依世施設及聖施設說，依世語言及聖語言說，依世俗及勝義說，依契經及現見說。

後二-四句，唯依聖施設、聖語言、勝義、契經說。

問：後二-四句中，何故但說「結」，不說「結法」耶？

答：彼作論者，意欲爾故！乃至廣說。

有說：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

有說：已說結，當知亦已說結法，所以者何？依結立結法故，又同一對治故。

有說：諸結自性斷，斷已不成就，是故說之；結法不定，是故不說。

有說：諸結多諸過失，堅牢難斷、難破、難越，是故說之；結法不爾，是故不說。

有說：諸結與聖道相違，結法不爾，以善、有漏，能與聖道相入、出故；無覆無記能與聖道為依止故。然！與結相雜故，亦是聖道所斷。如燈破闇時，亦損炷等；王破他軍時，亦損自眾。

有說：諸結是結，亦是結法，是故說之；結法非結，是故不說。

如結、結法；縛、縛法，隨眠、隨眠法，隨煩惱、隨煩惱法，纏、纏法，垢、垢法，應知亦爾。

若於苦生疑，此是苦耶？此非苦耶？乃至廣說。

問：何故作此論？

答：為欲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有因論-婆羅門，來詣佛所，作如是問：「沙門喬答摩！疑甚為希有、難度、非易度。」

世尊告言：「如是如是！婆羅門疑，甚為希有，難度、非易度。所以者何？有古昔，婆羅門造明論者、造呪術者，上首有十：一、頽瑟攢迦。二、婆莫迦。三、婆莫提婆。四、毘濕縛蜜多羅。五、闍莫鐸耆尼。六、鶩耆羅。七、跋羅墮闍。八、婆死瑟撝。九、迦葉波。十、勃栗瞿。如是等諸婆羅門，世雖尊敬，皆不度疑而命終，是故知～疑，甚為難度。」

《契經》雖作是說，而不廣分別，彼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說者，今應說之，故作斯論。

若於苦生疑，此是苦耶？此非苦耶？當言一心、多心耶？

答：應言：「多心。」謂：此是苦耶→是一心；此非苦耶→是第二心。於集、滅、道生疑，亦爾！

此中邪聲顯，成疑義。若但說此是苦，便成正見；此非苦，便成邪見。乃至於道，亦爾！由說邪聲，故成疑義，如是於苦…乃至於道，各有二心，總成八心。此說極速！於四聖諦次第疑者，有此八心。

如「現觀」時，從苦法智忍…乃至道類智-十六剎那！

有說：此八，非八剎那，以一一心，生滅速疾。若作是念：「此是苦耶！」中間已經百千生滅，餘心亦爾。

但本論師，欲令弟子易解了，故說：「多剎那以為一心。」行、相-等故。

頗有一心，有疑、無疑耶？乃至廣說。

問：何故作此論？

答：為令疑者，得決定故！謂：阿毘達磨者說「一心聚、有多法俱生於中。」

有是猶豫，謂：疑。

有是決定，謂：慧。

有非猶豫、非決定，謂：餘心所。

勿有生疑，即有疑心，是無疑心；即無疑心，是有疑心，為令此疑，得決定故，顯有疑心異、無疑心異，故作斯論。

頗有一心，有疑、無疑耶？

答：無！

問：此言，為約心聚？為約所緣說耶？

若約心聚說者，則一心聚中，有是疑、有非疑，如前已說，何故言無？

若約所緣說者，則於一佛心，有有疑，謂異生有無疑，謂聖者亦不應言無！

何故答言無也？

答：此約「心聚」，故答言無。

謂：諸心聚，若有疑者，名有疑心。

若無疑者，名無疑心。

是故有疑心異、無疑心異，然！此中說無疑心者，於四聖諦或了，是有，或撥為無，非但與疑不相應起。

所以者何？

謂：於苦諦，若言：「此是苦耶？」此心有疑。

若言：「此是苦！」此心無疑。

若言：「此非苦耶？」此心有疑。

若言：「此非苦！」此心無疑。

於集、滅、道，應知亦爾。

應知此中，有十六心，於四聖諦，各有四故，謂：八是疑。（四是正見、四是邪見；前四種疑，引四正見、後四種疑，引四邪見。）

謂：此是苦等，是正見；此非苦等，是邪見故。

苦諦	此是苦耶？	此心有疑	邪見
	此是苦！	此心無疑	正見
	此非苦耶？	此心有疑	邪見
	此非苦！	此心無疑	正見
集諦	此是集耶？	此心有疑	邪見
	此是集！	此心無疑	正見
	此非集耶？	此心有疑	邪見
	此非集！	此心無疑	正見
滅諦	此是滅耶？	此心有疑	邪見
	此是滅！	此心無疑	正見
	此非滅耶？	此心有疑	邪見
	此非滅！	此心無疑	正見
道諦	此是道耶？	此心有疑	邪見
	此是道！	此心無疑	正見
	此非道耶？	此心有疑	邪見
	此非道！	此心無疑	正見

問：何等補特伽羅-疑，能引生正見？何等補特伽羅-疑，能引生邪見？

答：若好與此法共住者，彼疑引生正見；若好與外道共住者，彼疑引生邪見。

復次，若樂習內論者，彼疑引生正見；若樂習外論者，彼疑引生邪見。

復次，若愛親近善士、聽聞正法者，彼疑引生正見；若愛親近不善士、聽聞不正法者，彼疑引生邪見。

復次，若因力、加行力、不放逸力，增上者，彼疑引生正見；若因力、加行力、不放逸力，非增上者，彼疑引生邪見。

如《契經》說：「有三種冥身」。謂：於三世-疑惑、猶豫。

問：冥身自性，應是無明，何故說疑？

答：彼相似故。謂：諸煩惱中，無有「不了行相」與「無明」相似，猶如疑者，是故說疑。

有說：冥身自性，實是無明；疑是無明依處、舍宅，是故說疑。

如《施設論》說：「疑是無知依處，舍宅故。」

有說：疑與無明-親近住故。謂：若有疑處，必有無明。如世於親，說彼是、我是，故說疑。

有說：疑與無明-相類同故。謂：彼於境俱不決定二分而轉，是故說疑。

有說：彼經為成、不成法故。謂：無明為冥身自性，不說自成，而疑亦有冥身之義，然！不顯了，是故偏說。

問：世尊何故但說「緣世疑為冥身」？不說「緣無為疑」耶？

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

有說：彼經依多分說。謂：多緣世起此冥身，少緣無為，是以不說。

有說：有為龜顯，於中生疑，聖所訶責，說為冥者；無為微細，難可覺了，於中生疑，聖不訶責，是以不說。如晝顛蹶，為世所訶，說為盲者；夜分顛蹶，世則不訶，彼亦如是。

有說：外道於世，起增上愚，疑惑、猶豫是故偏說。

如《契經》言：「我於過去，為曾有、為非曾有，何所曾有？云何曾有？

我於未來，為當有、為非當有，何所當有？云何當有？

於內猶豫，此物是何？此物云何？當何所有？

如是有情，生從何來？沒往何所？」外道於世，數起如是增上猶豫，是故偏說。

有說：若愚、若智，內道、外道，世間論者乃至童豎皆知有世。謂：彼皆了有去、來、今，而於中疑，甚為盲冥，故說冥身；涅槃離相，極難覺了，雖猛利智，猶不能窮，故於彼疑，此中不說。

有說：佛觀未來，有諸弟子撥無過、未，故說於世，起疑惑者，名為冥身。

如《契經》說：「有五種心栽。一者、疑佛。二者、疑法。三者、疑戒。四者、疑教。五者、瞋僧。」

如彼經說：「有五心栽，云何為五？謂於大師及法、戒、教，疑惑、猶豫、不悟入、不信解。不害心栽，於佛所讚嘆，有智同梵行者，瞋恚、毀罵、陵辱、觸惱不害心栽。」

問：此五心栽，以何為體？

答：疑、瞋為體。（前四是疑：一者、疑佛。二者、疑法。三者、疑戒。四者、疑教。第五是瞋：五者、瞋僧）。

問：瞋可爾，疑云何？

如《契經》說：「栽有三種，謂：貪、瞋、癡。」

《品類足論》亦作是說：「瞋云何？謂：於有情作損害、作栽繫，無處說疑為栽自性。」此中何以說耶？

答：彼相似故。謂：諸煩惱中，無有非栽自性而作栽事，猶如疑者。

如《施設論》說：「疑覆蔽心，令心剛強，作栽繫事，尚不令心得邪決定，況正決定！譬如良田，若不耕墾，即便堅硬，多諸株机、穢草不植，何況嘉苗？」

有說：疑與瞋恚行相、所對，俱相似故，說為「心栽」。

行相相似者→俱感行相轉故。

所對相似者→俱對歡行相故。

問：何故疑佛，說為心栽？非疑僧耶？

答：不應生處而妄生者，說名心栽。佛無一切惡行、過失，而生猜疑，是名非處。於法、戒、教，應知亦爾！

僧有少分惡行過失，而猜疑者，是應處起，不名心栽。

問：何故瞋僧，說名心裁？非瞋佛耶？

答：僧有少分惡行過失，緣之生瞋，性必尤重，故名心裁。

佛無一切惡行過失，生瞋則輕，是故不說。於法、戒、教，應知亦爾！

有餘師說：於非重過，施設心裁。於僧生疑，其過則重，以應處起，難可斷故，不名心裁。佛無諸過，而能緣之生瞋，性必尤重難斷，亦非心裁。於法、戒、教，亦復如是。

云何多名身？乃至廣說。

問：何故作此論？

答：是作論者，意欲爾故，乃至廣說。

有說：為欲分別《契經》義故。

如《契經》說：「苾芻當知如來出世，便有名身、句身、文身，出現世間。」雖作是說，而不分別云何名身？句身？文身？今欲分別，故作斯論。

有說：為令疑者得決定故。謂：此論中，分別種種甚深妙義，或有生疑論者，於義雖得善巧，而於其文或不善巧，為令此疑得決定故，顯於文義，俱得善巧，故作斯論。

有說：為止他宗，顯己義故。謂：

或有執～名、句、文身，非實有法，如譬喻者。

或復有執～名、句、文身，聲為自性，如聲論者。

為止彼執，顯～名、身等是實有法，是不相應行蘊所攝，故作斯論。

有說：欲顯世尊三無數劫，所設劬勞，有大果故。謂：佛過去無量劫前，應得滅度，所以經於三無數劫修習，百千難行、苦行，但為利他。夫利他者，必於名身、句身、文身，皆得善巧。以善巧故，能為他說蘊、界、處等，令得涅槃，究竟饒益，是名大果。

有說：為欲建立三種菩提，增上緣故。謂：

若以上品覺慧～覺名、句、文身，名佛菩提。

若以中品覺慧～覺名、句、文身，名獨覺菩提。

若以下品覺慧～覺名、句、文、身，名聲聞菩提。

有說：欲顯佛是無量無邊說法者故。謂：佛，善達名、句、文身，能為眾生說法無盡。

有說：欲顯世尊異獨覺故。謂：佛、獨覺皆不由師，自能覺悟，而於名等，唯佛善知，獨覺不爾。

有說：為欲照了雜染、清淨，二法性相，令他知故。謂：名身等，是能照了染、淨根本，若無名等，雜染、清淨，不可顯示。

有說：欲顯於名、身等-觀察、不觀察者，引大義利、大衰損故。

謂：修行者～

若能觀察名、句、文身，則能制伏。猶如積山煩惱、惡行，雖遭罵辱，能堪忍故。

若不觀察名、句、文身，則煩惱、惡行，如河流不絕。如罵太子毘盧釋迦言：「婢子何以昇我釋種堂？」彼以不能觀察如是四-五字故，牽引無量百千眾生墮大地獄。

問：彼修行者得他罵時，云何觀察，令瞋不起？

答：所言：「阿俱盧舍縵」者，是為罵我；若除阿字，但是喚我。若除縵字，直是罵聲。若二字俱除，直名為喚。

彼修行者得他罵時，**便審觀察**此諸字中…

若無「阿」者，便是喚我，何為生瞋？

若無「縵」者，但有罵聲，不關於我，何由得瞋？

若「二字俱無」，直名為喚，於我何苦，而得生瞋？

文字組合之字義觀察	
阿俱盧舍縵	罵我
阿俱盧舍	喚我
阿俱盧	罵
阿俱	喚

復次，行者得他罵時，**便審觀察**如是諸字，此方是罵、他方是讚；我若於此生瞋、生憂，若於他方生貪、生喜，則常憂、常喜、常瞋、常貪，誰有疲苦與我比者？**由此觀察，便不生瞋。**

復次，行者得他罵時，**便審觀察**有讚我者，更無別字，但於罵我諸字之中，顛倒次比～此讚與罵，既不決定，不應於中生憂、生喜。**由此於罵，不生瞋心。**

復次，行者得他罵時，**應審觀察**如是語業，誰所成就？為是罵者？為是我身？即知此是罵者成就，便作是念：「彼為自罵，何關於我！」**故不生瞋。**

復次，行者得他罵時，**便觀罵者**身中諸法，罵我法多、不罵法多，即知罵法，**唯攝**一界，一處、一蘊少分；不罵法，**攝**十七界，一界少分、十一處，一處少分、四蘊，一蘊少分。作如是念：「彼罵我者，罵我法少，不罵法多，何為忘多，於少生恚？」

復次，行者得他罵時，**應觀**一字一剎那頃，必不成罵。無有多字，多念俱生。前字生時，後字未起。後字若生，前字已滅。都**無罵理**，**但妄分別**，謂之為罵，**故不應瞋。**

復次，行者得他罵時，**應觀**我身及能罵者，皆念念滅。適欲分別，罵者及我，皆已滅無，誰復於誰，應生瞋恨？**由此觀察，故不生瞋。**

復次，行者得他罵時，**應觀**諸行-離我、我所，作者、受者皆不可得，唯空行聚，**何為生瞋？**

有說：所以作此論者，為顯此論，文、義具故。謂：此論中，分別諸法，自相、共相，名為**義具**；此中，分別名、句、文身，名為**文具**。

有說：為顯名、句、文身，有大用故。謂：由名等**顯示**分別蘊、界、處等，無量義門，及能讚述佛、法、僧寶，無邊功德。

由如是等種種因緣，故作斯論。

云何「多名身」？

答：謂「多名號」。異語、增語、想、等想、假施設，是謂多名身。

此中論者，於文善巧，以多文、句，共顯一名，皆是名之差別名故。

問：此中何故問「多名身」？而不問「名」及「名身」耶？

答：是作論者，意欲爾故，乃至廣說。

有說：應問，而不問者，當知此義有餘。

有說：名與名身，二俱攝在多名身中。

問：「多名身」則為都問？

有說：此是《契經》所說，不應問作論者，《契經》但問多名身故，論者於中不能增減。

問：若爾！何故問多名身？而答以「名」。

答：名是→根本，名滿→名身，名身復滿→多名身故。

有說：依展轉因，故作是說，如子孫法。謂：依名，有名身。依名身，有多名身故。

問：「名體」是何？

答：是不相應行蘊所攝，文句亦爾。

問：何故名「名」？

答：名者→名為隨名，為召名、為合隨者，如其所作，即往相應。

召者→為此義立，如求便應合者，隨造頌轉，令與義會。

此中…

名具三義，故名為名；心、心所法有隨、有召，而無合義，故不名名；餘不相應色、無為法，有隨、有合，而無召義，故亦非名。

問：「名身」者，是何義？

答：是二名聚集義，是故一名，不名名身。

問：「多名身」，是何義？

答：是多名→聚集義，如一象、二象，不名多象身，要眾多象，名多象身。馬等亦爾！

句身、多句身、文身、多文身，亦復如是。

此中有「名」、有「名身」、有「多名身」。

有一字所起名、有二字所起名、有多字所起名。

一字所起名中，於一字但有名、於二字有名身、多名身者；有欲令依三字、有欲令依四字。

二字所起名中，於二字但有名，於四字有名身、多名身者；有欲令依六字、有欲令依八字。

三字所起名中，於三字但有名，於六字有名身、多名身者；有欲令依九字、有欲令依十二字。

四字所起名中，於四字但有名，於八字有名身、多名身者；有欲令依十二字、有欲令依十六字。

以此為門，餘多字名，應知亦爾！

有餘師說：一字所起名中，於一字、一呼但有名，即於此字，再呼有名身，即於此字，或三呼，或四呼，有多名、多身，於二字所起名等，應知亦爾。

云何「多句身」？

答：諸句能滿-未滿足義，於中連合，是謂多句身。

為成此義，引經為證。

如世尊說：「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心，是諸佛教。」

如是四句，各能滿足-未滿足義，於中連合，是謂多句身。

如是四句，一一能滿各自句中-未滿足義，於中連合者，於四句中一一各別。連合諸字，顯未滿義；或復連合諸句，顯成頌義，為多句身。

一一句中，有標、有釋：

謂「諸惡」者→是標，「莫作」者→是釋…乃至「是諸佛」者→是標，「教」者→是釋。

故此頌中，有四事滿：一、標。二、釋。三、句。四、頌。

若說「諸惡」→於標～名滿；於釋、於句、於頌～未滿。

復說「莫作」→於標、釋、句三種～名滿；於頌～未滿。

復說「諸善」→若於總頌標、釋、句～滿；若於別句標～滿，非餘。

乃至復說「是諸佛」者→若於總頌標、釋、句～滿；若於別句標～滿，非餘。

復說「教」者→一切～皆滿。

此頌處中不長、不短，八字為句，三十二字為頌。諸經、論頌，多依此法；計書寫數，亦依此法。

又從六字乃至二十六字，皆得為「句」。然，六字者→名為初句，二十六字者→名為後句；減六字者→名短句，過二十六字者→名長句。

云何「多文身」？

答：諸字眾，是謂多文身。

為成此義，引經為證～如世尊說：「欲為頌本，文即是字，頌依於名，及造頌者。」

此中…

欲者→是欲造頌，欣熹愛樂。

為頌本者→此欲是頌因集，生緣。

文即是字者→巧便顯了，故名為文。此即是字，無轉盡故。此即顯示，能顯頌文，以字為體。

頌依於名者→頌是假有，依名而立。亦依文句，且說依名。此中依言，如林依樹。

及造頌者→思惟觀察，作諸伽他，名造頌者。頌依造者，如蛇依穴、水依於泉、乳依乳房，與依名異。

應知此中…

有名、有名身、有多名身；有句、有句身、有多句身；有文、有文身、有多文身。

於一字，有名、無名身、無多名身。無句、無句身、無多句身。有文、無文身、無多文身。

於二字，有名、有名身、無多名身。無句、無句身、無多句身。有文、有文身、無多文身。

於四字，有名、有名身、有多名身。無句、無句身、無多句身。有文、有文身、有多文身。

於八字，有名、有名身、有多名身。有句、無句身、無多句身。有文、有文身、有多文身。

於十六字，有名、有名身、有多名身。有句、有句身、無多句身。有文、有文身、有多文身。

於三十二字，有名、有名身、有多名身。有句、有句身、有多句身。有文、有文身、有多文身。

由此為門，於諸字眾，所說多少，如理應知。